

人文新视野·第五辑  
New Perspectives in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nthropological Study

# 国际文学人类学研究

合 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Cente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西安外国语大学欧美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Center of European-Americ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X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主 编

史忠义 户思社 叶舒宪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人文新视野·第五辑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nthropological Study

# 国际文学人类学研究

合 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Cente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西安外国语大学欧美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Center of European-Americ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X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主 编

史忠义 户思社 叶舒宪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文学人类学研究 / 叶舒宪主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人文新视野)

ISBN 7-5306-4517-X

I. 国... II. 叶... III. 文学: 人类学—研究—世界 IV. I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674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40 × 970 毫米 1/16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378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36.00 元

## 编委会成员

主 编 史忠义 户思社 叶舒宪  
顾 问 周发祥 杜瑞清 郭宏安  
罗 芑 钱 竞

###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户思社	史忠义	叶舒宪	许金龙
李永平	吴晓都	孟长勇	周启超
南建翀	高广文	高建平	聂 军
党金学	梁 展	董小英	董炳月
蒋梓骅	程 巍		
编 务	程玉梅		

## 文学人类学研究

- 3 国家地理与族群写作：长江故事的文学人类学解读  
徐新建 著
- 16 逾界的想象  
——20世纪60年代流行革命歌曲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马卫华 著
- 27 文学人类学的仪式视野：西方经典文学的一种读法  
彭兆荣 著
- 38 彝族文学文献中的仪式研究初探  
王 菊 著
- 46 “学而时习之”新释  
——《论语》口传语境的知识考古学发掘  
叶舒宪 著
- 62 性爱术语“幸”、“御”的文化解码  
——从孙大雨教授的误译谈起  
吴广平 著
- 66 魔性：从埃斯库罗斯到蒂里希  
(德)沃尔夫冈·M.楚克尔 著  
杨宏芹 译
- 83 从《高野圣僧》看泉镜花的魔幻想象  
唐 卉 著

95 现代人的认同危机与怀旧情结

赵静蓉 著

104 《边城》水原型的微观剖析

杨昌国 晏杰雄 著

114 人类学小说试论

牛晓梅 著

125 本土人类学小说对批评的挑战

——由《走婚》、《炎黄》引起的文化思考

权雅宁 著

134 陇东民间小戏的人类学解读

董斌 著

139 竹枝歌的音乐人类学研究

石峥嵘 著

## 神话研究

149 希伯来与希腊洪水神话的比较研究

(英)弗雷泽 著

叶舒宪 译

170 多维视角中的西方洪水神话研究

陈建宪 著

183 蒙古神话研究综述

那木吉拉 著

195 神话与文学:当前的视野

(法)维罗尼克·热利 著

刘晖 译

史忠义 校

## 理论研究

215 论人类文学大系统的分类结构

王泉根 著

229 人类学的视点:比较文学和文学的比较

(美)王海龙 著

235 列维-斯特劳斯:“益于思”的人类学

(法)马塞尔·埃纳夫 著  
史忠义 译

256 面对哲学的人类学家

——列维-斯特劳斯访谈录

(法)马塞尔·埃纳夫 著  
史忠义 译

273 俄狄浦斯之前的哈姆雷特

——作为现代性神话的后现代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伊·齐泽克 著  
杨文革 译

## 专题综述

293 《笔下淑女:中国早期文学作品中的性别与男权社会》述评

(加)方秀洁 著  
段 炼 译

## 萨满教与中国文化

305 中国上古文物中的动物形象解读

——兼评张光直等人的泛萨满理论

萧 兵 著

318 埃利亚德的比较宗教学在两岸三地的接受过程

郑振伟 著

# 文学人类学研究

---

LITERARY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 国家地理与族群写作:长江故事的 文学人类学解读

徐新建\* 著

**内容提要:**“国家地理与族群写作”是个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以“长江故事”为例,试着梳理和分析了一个有趣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过程,即“长江”命名的由来,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族群的人们对其的认知和表述。透过对此过程的分析,可以获得一个评述多民族文学传统的新视角,那就是跨族际书写。这种书写从族际交融的视角出发,对国家地理加以塑造,使原本散在的地方性知识与族群性观念上升为国家级的宏大叙事,从而辅助完成国族共同体的认知与凝聚。

**关键词:**国家地理 族群写作 多民族文学

近代以来,尤其是华夏以“中国”之称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自立以后,作为国界以内的著名大河,与北方的黄河一样,地处南方的长江也似乎日益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族群标志和国家象征,不断被人们以文学艺术以及科普读物的方式塑造和颂赞着。20世纪80年代,香港歌星将一首《我的中国心》唱红全国。歌中唱道:“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什么样的“中国印”呢?

长江、长城,

---

\* 徐新建,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sup>①</sup>

大陆出版的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写道：

长江以“长”而得名。它不仅是中国最长的河流，也是世界著名的巨川之一。它像一条银色的巨龙，横卧在中国的中部……浩浩荡荡，一泻千里。<sup>②</sup>

我国台湾地区使用的中学教科书《中国地理图说》开篇的“我国疆域图”上，则仅以黄河、长江作为整个中国的水系代表，省略了其他众多的弱小分支和涓涓溪流。<sup>③</sup>

然而，长江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自然面貌，何以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中，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学叙事取得国家级地位，成为民族象征之一呢？答案涉及“中华民族”对长江漫长的认知和凝聚过程。细说起来将引出意味深长的故事。

话题不妨从《徐霞客游记》对长江之源的探索、更正说起。

## 二

无论游牧、农耕，还是采集、狩猎，东亚大陆早期的多元文明传统均把土地和水源视为族群生存的相关基础和根本所在。汉语文献的经典表述中，“水土”、“山河”、“江山”这样的语词每每作为“国家”、“社稷”的替代符号出现，几乎成为上自精英下至民众习以为常的事情。于是，诸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国破山河在”，乃至“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之类的话语，能够在这样的传统中不断涌现出来，并被广泛接受和复制，便不足为怪。

尽管如此，虽然同样视水土为重，但因地貌不同和开发相异，以汉语文献表述的华夏传统中，实际上还是东西区分、南北有别：西面高，靠山，东面低，向海；北方重“河”（黄河），南方举“江”（长江）。也就是说，仅就水系而言，长江是长江，黄河是黄河，彼此相分，各有意涵。这样，基于“统筹全局”之需要，在对二者“正本溯源”的长期探求中，便自然出现了因人、因地、因时而不同的认知和表述。

宋代以前，主政的中央王朝重心多在北方，故其关注的视野以及人们征引

的文献依据便偏向以黄河为重。早期黄河领域的作者们也涉足过长江之源的考证,并形成了以《禹贡》“岷山导江”为代表的经典推断,也就是把长江之源定在岷江。直到明代徐霞客(1587~1641)重新进行实地考察的时候,当世文人仍普遍奉此推断为不可更改的正统。经过亲历其境的艰苦验证,徐霞客正式提出了“江源不在岷山(岷江)而在金沙(江)”这一在时人眼中大逆不道而在今人看来则“可庆可贺”的新说。<sup>④</sup>

然而细读原作,其重建新说的缘由和动力颇有意味,值得再次探讨和述评。徐霞客出身江南,家乡江阴位于长江下游出海处,故在身份上当属地处南方的长江流域。这一点徐氏并不回避。其著名的《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sup>⑤</sup>开篇,在把(长)江、(黄)河加以南北对举之后,就表明了作者自己的区位隶属:

江、河为南北二经流,以其特达于海也。而余邑正当大江入海之冲,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势,至此而大且尽也。

这里,“江”不以“长”名而以“大”称,且因表述者出发视野的缘故,其顺序排在了(黄)“河”的前面。接下来作者表达的感慨是:“生长其地者,望洋击楫,知其大,不知其远!”而可惜的是,“溯流穷源,知其远者,亦以为发源岷山而已”。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句末的“而已”二字,既道出了徐氏不满前人旧说从而欲挑战经典的心思,又已显出想在江源探溯问题上另起炉灶的打算。

那么事情又是如何引起的呢?徐霞客的疑惑和追问如下:

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迨逾淮涉汴,而后睹河流如带,其阔不及江三之一;岂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于河乎?迨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然后知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入江之水,为省十一西北自陕西、四川、河南、湖广、南直,西南自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计其吐纳,江既倍于河。其大固宜也。

看来身为长江之民的徐霞客,似乎就是要通过对比,来同北方的黄河,不同偏向于北方的“黄河之说”过不去。可假若前人定论确系偏见,又该如何证明并加以澄清呢?徐氏选择的办法是:实地考察,重考江源。究其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世人重识南方的“江”,不仅观其“大”,还要知其“长”。这样,在从东南故乡出发、沿江而上,到西南边地做了亲身跋涉的考察之后,徐霞客终于抛弃“岷山导江”的旧说,为“江源”改选了远比岷江更长的金沙江,并

由此表述道：

然则江之大于河者，不第其源之共远，亦以其龙之交会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于河；不与河相提而论，不知其源之远。

末了，更是不无自豪地总结说：

谈经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徐霞客弃仕独行，游历万里，被后世誉为伟大的地理家和文学家。他离乡西走、溯江纪源的日子为公元1636年至1639年（明崇祯年间），那时他已年过半百，此后不久便离开人世，称得上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其提出的“先南次北观”则标志着世人对疆域重心之认识的历史性转移。

### 三

尽管早在汉魏时期就曾出现过“长江”之名，但究其实际所指和历史意义，可以说已很难找到什么记载能与徐氏这篇《江源考》相比，传达出更令人回味的“长”江之含义了。难怪当时的徐霞客虽未正式使用“长江”之称，但后世的人仍愿意把“‘长江’作为中国‘第一大河’”之立论，归功于他当年的首次“发现”与果敢“纠偏”。<sup>⑥</sup>自此以后，由于被证明既大且长，南方的长江之地位在世人心目中便逐渐变化，与北方的黄河相比，不说超过，至少堪与之并举了。这种变化表明“中原”、“华夏”等正统意象的地理标志物出现了新一轮的“南北交融”，或者说“重心南移”。

到了现代，国际局势的大变迫使中国人不仅感受到要为原有的“天下”另找说法之焦虑，同时也产生出欲以民族、疆土和文化重新立国的急需。于是乎“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种能够用于凝聚、整合国民的象征符号就被源源不断地寻找和制造出来。20世纪30年代，日寇入侵，大敌当前，举国愤慨。一曲万众高歌的《黄河大合唱》重把黄河高举出来，奉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大旗。歌中唱道：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sup>⑦</sup>

“黄河咆哮”就是“中国咆哮”。这里，黄河显然已被视为国家的代表。与此同时，后来被定为新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力图用“血肉长城”的强烈意象，敲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钟。接着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国家的主导政策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社会变迁不无关系，另一曲优美抒情的《长江之歌》则以舒缓高昂的歌声，似乎在向世人（包括中国和世界）表达另一种从古到今、由内及外的“中华景象”：

你从远古走来，巨浪荡涤着尘埃。  
你向未来奔去，涛声回荡在天外。  
你用纯洁的清流灌溉花的国土，  
你用磅礴的力量推动新的时代。  
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  
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sup>⑧</sup>

这就是说，明清至近代，文人们为“中国”疆域寻找和创造的地理象征不断呈现出江河并举、南北呼应的交替局面；而细说起来，其中的动因与缘由莫不与其时的国势变动及叙事者各自的身份认同有关。

#### 四

这样，经过近代以来的长期营造，“中国”、“中华民族”就有了代表其国土的几大标志，“长江”便是其中之一。不过正如族群实践面临着历史磨合一样，国家地理象征方面的“多元一体”也仍在建构之中。倘若仔细辨析，人们不难在诸如“黄河摇篮”、“长江母亲”这类貌似相同的说法后面，读出彼此有别的意蕴。扩展来看，就连这些“超级大河”的代表资格，其实也不断受到质疑。

据后人的采访，当年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的词作者在接受约请时，受命应写的是“一条长江”。但作者本人生在北方，接近黄河，远在长江流域之外，故认为用“一条大河”比“一条长江”更能激发各地听众的爱家爱国之情。其依据的道理简单朴实：长江虽长，却仅有一条；而祖国之内，大河则成百上千。若一辈子没见过长江，你唱它又有何用？因此，作者以每个人自己心中的“大河”取代了作为单一象征的“长江”。歌中唱道：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艖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sup>⑨</sup>

这种对具体本土而不是抽象国家的眷念与缅怀，令人想起抗战期间东北将士所传唱的那首《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sup>⑩</sup>

有意思的是，或许出于同样的心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身处广东的创作者特意拍摄了讴歌珠江的电视专题《南方的河》。据主创人员介绍，其目的之一乃在不愿世人因过多聚焦于北方和中部的黄河、长江，而淡化甚至抹去了其他大河的存在价值与历史记忆。<sup>⑪</sup>这种可称为“家乡本位”的心态和做法，与当年的徐霞客几乎如出一辙。

回头再说“长江”。如前所述，在考证江源的问题上，徐霞客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或曰“找到”了比岷江更长的正源大河——“金沙江”。对于自己之所以能有此收获，徐氏一方面强调主要是由于以往世人偏重黄河，“江源从无问津”；另一方面又指出乃在于过去岷江通达便利，易为人知，金沙江“盘折蛮僚溪峒间，水陆俱莫能溯”，而他本人正好因心系江源，故能够以实地考察加以验证罢了。此话道出的含义有三层。其一，尽管均为大河，但彼此被重视的程度却受制于关注者的特定需求。其二，在历史文化而非自然地理的意义上，长江的“边界”显然是被不断认知和延伸的。虽为“同一条江”，明代以前，上游与中下游的族群之间往来有限，作为整体贯通的“长江”尚不存在，也就是说还没有在世人心中被建构出来。诚如徐霞客所言：

在叙州者，只知其水出于马湖、乌蒙，而不知上流之由云南丽江；在云南丽江者，知其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为江源。

其三，徐氏对金沙江的“发现”，本意是为下游探寻江源，而非出自对“金沙江”本身的关注和兴趣。其阐发和论辩的对象也是在中原主事的文人、精英，而不是江源地区那些“盘折蛮僚溪峒间”的世居“土人”。换句话说，即便确有创新和发现，徐霞客所言的“长江”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整体。

从那时以来，自叙州（今宜宾）往上，长达数千公里、有着众多不同族群居住的金沙江，实际上还长期只是下游人士的单向性向往和精神需要上的补充食粮；上游与下游之间仍有太多的间隔有待打通，也还有不少文化与心理的纽

带需要延“长”。倘若没有这样的沟通,如果去掉几乎占其总长度二分之一(从江源到宜宾,包括了金沙江和通天河,总长3496公里)之上游的真正参与,绵延6300公里的长江之“民族—文化气势”就会徒具其表。

## 五

似乎正好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徐霞客形成呼应的是,2000年另一位当代作者徐刚撰写了《长江传》。书中不仅转引了今日地理学家对徐霞客敢于反正统的肯定,曰霞客“以真理驳圣经,敢言前人所不敢言”(谭其骧语)<sup>⑧</sup>;并且同样强调了长江源头少数民族的历史存在和原创意义。徐刚写道:

沱沱河现在是名正言顺的长江正源。藏语称为“玛尔曲”,意为“红色的河”,蒙古语称“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意为“平静的河”……这些河流以及山峰的藏名和蒙古文名字已经告诉我们,在这片冰雪源区,最早的发现者是谁了。<sup>⑨</sup>

不过在指出这种“发现”的同时,作者已有了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对国家一统的强调及其制约下各族群文化的整合。徐刚是诗人,他以诗意般的语言对此作了表达: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先行者,在开山辟岭穿插迂回间启示着某种方向;  
长江是华夏大地的播种者,在水流湿润草木枯荣时暗示了某种创造;  
长江是古老文明的酿造者,在不断坠落以柔克刚中吐露出神圣的东方哲学。

通过从“中华民族”、“华夏大地”到“古老文明”和“神圣的东方”这类关键词的使用,读者已不难感受到书作者对长江源头众多族群在国家地理意义上的文化整合。

另一位替长江立传的当代作者在其作品《长江魂》里,也提到了长江之源的多族群性,称“长江源头神奇的自然景观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藏族游牧民顽强的生存信念”给其“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又把长江上下游的不同文化连为一体,说要尽力记录所见的一切,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鲜为人知的土地”,从而“了解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曲折艰难、辉煌奇丽的诞生”。何样的辉煌与奇丽呢?作者指出了长江在中国、亚洲和世界的地位: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流经中国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程6300公里,落差5400米,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三大河,亚洲第一巨川。<sup>④</sup>

这就进一步把“长江”纳入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并且通过“中华民族母亲河”这样的命名,使其上中下游各段的多元族群呈现为一体。也就是把以往形聚神离的“千山万水”转变成如今至少可借助文学感受的“同一条江”。

有意思的是,长江的当代写传者中,有的也无意地保留或凸现了自己的地缘身份。跟当年的徐霞客一样,写作《长江传》的徐刚就强调过自己的出生地,在书的勒口标明其“生于长江的崇明岛”。这种地缘和族群身份的异同,显然已关联到了人们对内外世界的认知与评价。

再从一个国家的多元格局来看,大江如此,小河亦然。在身份认同的意义上,“水土”与“家园”的分量其实各地相同;而由此引发的所谓“京派”、“海派”之分别,说到底不过是由来已久且事出有因的“方言”体现和“话语”论争。当年“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言被千古吟诵;与此同时,“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名句也世代流传。

前引《长江魂》的作者曾在长江的两头询问,得到的回答意味深长:

在长江源头,我问那里的孩子:你们知道长江吗?摇头,他们只知道脚下的河流叫玛曲(沱沱河)、当曲、治曲(通天河),知道这些河流来自雪山、冰川,但不知道流向哪里,更不知道它的下游就是亚洲最大的河流——长江。

回到都市,我问住在长江边上的孩子:你们知道这条河从哪里来吗?摇头,他们只知道这条河叫长江,来自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sup>⑤</sup>

江山多娇,大道不言;人生在世,天各一方。对山川之于国土的意义,各地眷恋本土的人们或许还将不断追寻并议论下去;而分别从“国家地理”和“族群写作”的角度对长江的表述,则仍会继续导出既相关联又各不相同的结果。

## 六

如今,随着国家地理的开拓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人已对长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也对其名称的变异与地域的关联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据中国